

红花草

□岳西县姚河中心学校 李愈芸

红花草产量高，肥力足，易沤烂，是上好的绿肥，少儿时代，生产队年年种。

红花草有个美丽的学名——紫云英。它的一生跨越两年，头年的秋季播种，来年夏季成熟，旱地、稻田都可种植。红花草有些怕涝，若在田间播种，水稻成熟时节即要开沟排水。等稻子收完，整出约两米宽的畦，畦间辟出纵横的沟渠，方便沥水，晾上几天，即可播种。还是旱地种得多，农作物的秸秆拾掇干净了，杂草也除去，稍加整饬，除却点播冬小麦、冬油菜的地块，余者种上红花草。那些种子就像笔墨，空闲的田地就像一张张白纸，等待它们在上面挥毫泼墨。

种子保存在保管室的木仓里，趁天气晴好，将种子取出翻晒。那些细小的颗粒黄绿色，肾形，精巧而温润。我很惊诧：这半个米粒大小的种子，竟能长出偌大一蓬植株来！握一把在手中，沁凉，爽滑，有玉的质感。播种前，着人挑回几担细河沙，掺入种子，运到地头，再均匀地撒播到田地里，任由它们自然生长。

一段时间过后，种子萌发，泥土里绽出星星点点的子叶，圆圆的，嫩嫩的，那么单薄，像贴着水面的浮萍，又像谁不经意的涂鸦。它们混在杂草间，不仔细辨认，很难发现。趁着温煦的秋阳，小苗们攒劲生长。它们明白，在风雪来临之前，若不长得足够强健，难以抵御严寒的摧折。立冬之后，它们已从茺部长出一丛茎叶，贴着地面向四周匍匐，初具植株的雏形。天寒地冻的日子，红花草生长极其缓慢，几近休眠状态，或混迹于杂草之间，或委身于落叶之下，或掩藏于霜雪之中，以至于被忽略，被淡忘。哪知它们正蓄精养锐，掩人耳目，孕育春天的童话呢！

惊蛰一过，气候回暖。沐浴着煦暖的阳光，浸润着如酥的春雨，应和着生命的节律，红花草像被谁点化似的，一反蔫头耷脑的状态，舒展筋骨，抖擞精神，昂然向生命的繁盛挺进。到了谷雨时节，红花草铆足了劲疯长，匍匐的躯体挺起来，拔节抽茎，开枝散叶，一派兴盛的气象。它们挽手并肩，像繁密的丝绒，交错着，织就着，吞噬了田间的杂草，淹没了地里的茶树。站在远处看，一片片红花草像张张绿毯，似层层碧波，在天地间铺展，在山野间跌宕，春天残存的荒凉被荡涤殆尽。

那会儿家家养猪，一有空闲，家人便打发我们打猪草。周日，我和伙伴们相邀去夹板沟。猪草难打啊！边边角角都被人翻了个遍，我们只能捡漏。快吃午饭时，才打了小半篮，这点猪草回去咋交差啊！悻悻地往回走，路过竹园坡，见满地的红花草长得旺相。鲜嫩的红花草可是上好的猪饲料！心想：这要拔起来，比捡漏容易多了。我偷偷地溜到一处隐蔽的地角，匍匐着身子薅起来。红花草多鲜嫩啊！似乎一碰就会流出汁水来。我又兴奋又紧张，心口砰砰直跳，这可是队里种的。我一边侧耳倾听动静，一边起劲薅。不一会儿，篮子就装满了。猫腰折回原路，翻出篮底的猪草覆在脸上，溜烟跑回家。奶奶翻捡篮子，翻到下面，眼睛就亮了，抓起一把红花草说：“这草猪最爱吃了！”她摸摸我脑瓜，问哪来的，我支吾说是竹园坡。奶奶一听，立马沉下脸来，一把揪住我的耳朵，说前些天，湾里的更生撸了点队里的青豌豆，他爸挨了批评。警告我再敢薅队里的红花草，揭了我的皮！我含泪点点头，记下了奶奶的话。从此，公家的东西一根针也不敢碰。

立夏过后，天气晴暖，红花草步入生命的鼎盛时期。没什么预兆，悄无声息之间，那田田的茎叶上面，擎起一根根花梗，上端簇着一圈待放的花蕾。乍一瞧，净白色；细看，每朵的梢端洇着玫红。起先是一朵，两朵，三朵……零星地缀在绿丛中，这是哪家帝子驾着翠辇、举着华盖要去巡游呢？那些打头的花儿，就像导火索，似乎一夜之间，骤然引爆缤纷的花事；又像星星之火，点燃燎原之势。田畴间，山地里，匀红点翠，飞花万盏，像铺展了一匹匹云锦，又像飞落了一抹抹烟霞，是谁的如椽大笔在大地上挥彩作画？四月的乡村被妆点成了童话般的世界。

这时的红花草无须提防人畜的觊觎了。花一开，它们即从生命的鼎盛走向衰老，不宜做牲畜的青饲料，任谁走进地里也没人管。这样，草地就成了我们的游乐场。繁密的红花草像青纱帐，没过我们半个身子，在里面藏猫猫，只要机警点，别人轻易找不着。我们把草地当作天然的床铺，在上面打滚，翻跟斗，哪管沾了满身的草屑草汁！也曾玩过风雅的把戏，去溪边折来抽青的柳条，编成圈环，采摘盛开的红花草花，一根根缀在圈环四周，做成花冠，送给女孩子戴上。

偶尔，一个人静静地躺在花丛中，任日头暖洋洋地照在身上，惬意得让人沉迷。映着阳光，那些怒放的花儿格外明艳，像美人的脸。往来的蜜蜂嗡嗡地闹着，如轻雷隐隐。布谷鸟清越的啼啭，应和着新蝉的初鸣，响彻山谷。远处，爷爷犁田的吆喝声若断若续，像田野间氤氲的薄霭。一阵清风拂过，幽馨的花香潮水一般袭来，有种微醺的感觉。不一会儿，我就进入了梦乡，梦见自己在花海上游弋……

插秧前十天左右，要将红花草变作绿肥了。种在田里的，随着耕田的犁铧，即可翻入泥土化

做基肥，省事多了；种在地里的，先得拔起来。大伙儿齐动手，地里垒起一座座绿色的小丘，再搬到田里，均匀地散开，埋入泥水里。等插秧时，红花草沤得稀烂，田泥也被沤得油黑。一踩，咕嘟嘟直冒白泡，弥散着植物腐败的气息。总要留一块两块地不动，任由它们谢花，鼓荚，结籽。夏至左右，籽实成熟，将它们收回来脱粒，留作下一季的种子。如今，我们这儿再无人种红花草，它几乎绝迹了，不复记忆中少年时代的光景。

固执的祖父

□宣城市实验小学 袁云燕

我们村房屋呈零星散落状分布，每家都互不相连，显得特别随性自由！各家的房屋都是按自己的喜好傍水而建，或在河湾处，或紧靠河边，又或在相对分隔的鱼塘边。

我祖父家是四间相连的土垒灰瓦房，前面有四块大操场，后面也有四块大操场，旁边还有一条清澈的小溪。屋后栽满近二层楼高的梨树，屋前留出四块大晒场，然后沿着这四块大晒场，又栽了两排整齐的梨树。

不喜欢吃梨子，因为清淡无味，可固执的祖父却偏只栽梨，不栽其它。等春天一到，我和兄弟姐妹们徜徉在这雪白的梨花树下，却陶醉不已，疑是仙境。看满树的白花随风飘落，小时候我们会欢呼雀跃、激动不已……不会跳舞的我们也会不约而同地转起圈，转倒了，就随手抓起白色的梨花，相互打闹嬉戏。后来学到诗句“千树万树梨花开”，终于明白了祖父只栽梨的缘由。如今，随着年岁的增长，再看到满地的白梨花，突然间就舍不得去踩，懂得了怜惜……

我的祖父，他虽特别，却不怪异。他听得懂我们的话，可他却偏说我们听不懂的广东话。可笑的是，傻傻的祖父骂人时，也不用我们这边的话。是怕我们笑话他，还是不想真骂人呢？

爱说爱笑的祖父，他慈祥，他更爱花。栀子花开时，他会始终放一朵在自己的口袋里，而且还允许我们将从别人家要来的或直接从别家树上摘来的栀子花，用盆装放在我们和他的床底下，那又是一缕清香、一片洁白啊！

祖父去逝后，他亲手栽种的那片梨树因为树大占地，结的果子小还不甜，俩叔叔商量道，这片梨子树结的梨子从来没卖到过钱，所以他们就在推倒土房子、盖起新大楼时，毫不犹豫地把它全部连根除尽，令人无限唏嘘……

祖父已经去逝31年了，但只要看见一片白的花，我就会想起他，想起那片白梨花树……他教给了我唯美、最善良和最浪漫的情怀……

总会有一天

□舒城县城关第二幼儿园 黄海清

黑夜的箭

常常射进我的窗口

把诗稿上的沉思惊成碎片

那时，我静静地等待掠鸟

拍打树梢，告别秋天

月亮，总是用银白的锤

将寒冷一次次锻打成霜

又一次次将它覆盖

而命运的钟摆

在生活之上不停地歌唱

——黑夜，白天……

是啊，惧怕寂静

就永远寂静！

直到沉钟鸣响的时刻

哎！别嘲笑我一无所有
 二十年后的春天
 我们坐在光阴的废墟上
 笑看西风
 把桃花绯红的脸
 吹得发白

老屋

□淮南第三中学 顾正龙

老屋属典型的北方民居，是在我快上小学时砌的。三间房子西屋住人，东屋放粮食和杂物，也用来烧饭，中间的一间作客厅，尽管简陋，却也“麻雀虽小五脏俱全”。屋顶用稻草细密地覆盖上去。窗户均匀地分布在几面土墙上，采光和通风都不错。

老屋的地面并不平整，屋子中间因为时常走动被磨得白亮亮的。墙体由深黄变成了浅黄，父亲掺杂在土基里的麦草也从原先的明亮亮转为枯黄。家里炸馓子的生意做了很久，老屋的顶部被熏得乌黑，尤其是几根房梁木沾上了细细的油灰。老屋住久了，就滋生了老鼠，母亲干脆在土墙上钉上几个木楔子，将零食高高地挂上去。以为是母亲的独创，到邻居家串门，才知道，这又是老几辈的智慧结晶。

十二岁那年，赶上淮河发大水，一个夏天不停地下雨，老屋开始漏水，我和奶奶将家里的澡盆、脸盆都拿去接水。忙乎一阵子后，奶奶说，“孩子，你要争气，好好念书，长大后，不再住这样的老房子。”奶奶雨中的这几句话，饱含了她对孙子的期望。听着滴滴答答漏水的声音，我用力地点点头。

在纯洁的乡土味里，我渐渐长大了，外出求学的时间较长，可那些关于当年老屋的记忆越发变得清晰起来。为了求安静，我将自己的床铺转移到了放粮食和杂物的东屋。每每写作业到困倦时，便干脆趴在床头，继续看书、思考，朝自己的梦想奋进。因为是土房，夏天倒还凉快，同样的年久失修，一到冬天寒冷的东北风便狡猾地从墙缝里往里钻，直冻得我瑟瑟发抖；这时细心的父亲便会找来塑料薄膜从墙的外面厚厚地覆盖上，我则接着在不太明亮的灯光下做作业。

考上县一中，父亲送我住校，从此我便与老屋分离了，也开始了一段更为刻苦的求学生涯。

心中尽管不舍，我却时时感谢老屋：因为只有这种近乎残酷的分离，才能让一个年轻的我，让一个需要展翅高飞的我，真正去开拓出自己的空间，赢得一处自己的位置。

忙碌的学习之余，我时常怀念老屋。记得老屋的东山墙角下，螺蛳藤爬得到处都是。这种草满身是刺。母亲找了一把镰刀去刮，不让他攀上去。一旦爬上墙，招来蚊虫倒是小事，它会把墙缠住，勒得紧紧的，时间一长，墙就会开裂。母亲常说，杂草要时常清理，就像人的内心一样。

住在城里的我，经常回到老屋。老屋破败了，历经这么多年，尽管没有人住了，却仍伫立不倒。我在那所历经沧桑的老房子里进进出出，找找那些发黄的时光，寻寻那些失落的记忆，更想回味一下老房子角角落落残存的奶奶的菜香。现在衣食无忧了，我总感觉心被一根看不见的线牢牢地牵着，我知道，那是我的根所在。

春 色

肥西县职业技术学校 解光文/摄